

晉北大戰 第八路軍

抗戰報告文學編輯之八

日本既盜奪我東北三省復佔滿洲
又侵我華北而滅亡我中國不亡
我中華實黃帝子孫華族骨裔
生於其時身負千鈞不能逃遁
日寇出中國何所為人我仇讐乎
今倭犯年餘今及年即日間赴
晉綏察日寇決一死戰
復我河山保我民族
保我同胞我士我民
共赴國難



一九三七·七·四

1937

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八

晉北大戰與第八路軍

華之國編輯

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八
晉北大戰與第八路軍

編纂者 華 之 國

出版者 時代史料保存社

上海福州路世界里

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

漢口總店：交通路六十二號

廣州支店：漢民北路二三九號

長沙支店：東長街二〇二號

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

每冊實價一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郵寄費)

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廿五月初版

四〇〇〇冊

弁言

自從八月二十二日，紅軍通電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之後，即動員全部由陝北開進山西，來担任這有重大關係的西線作戰。人們對於這以長於遊擊戰術的第八路軍，都寄予很高的期望，希望牠能挽救西戰場的危局。誠然像朱德總司令所說：「第八路軍不是三頭六臂的……」然而平型關這空前大捷，到底振起了一路退守下來的士氣，轉變了晉北抗戰的形勢。雖然在長期抗戰期間一時一地的勝負，不值得大書特書，但是這一回的大捷，給敵人一個當頭的重大的打擊，使敵人自鳴得意的精銳部隊板垣師團，損失過半，則最低限度，也可以使日本強盜明白要想得到蘊蓄豐富的山西，一寸一尺的土地都要付給重大的代價的，要想實現他們大陸政策的企圖是絕對不可能的。

因此，我們雖然認爲是一時一地的勝利，還是值得將這些寶貴的血淚所寫成的活史料有珍重保存起來的必要。這是本書所以編刊的一個原因。

這裏所輯的並不完備，我們希望全國的讀者們，和參與抗戰的作家們有更好、最切實的

記錄，賜給我們，使我們得編刊比這部更完備更有價值的戰史。

——華之國·廿六年十一月一日於上海——

目次

弁言	華之國(一)
西線的戰況	季雲(一)
大戰平型關	秋江(六)
平型關殲敵記	夏行(二四)
平型關勝利之回憶	溪映(三三)
在西戰場	徐盈(三六)
第八路軍之將領	立記者(四二)
在寧武遇八路軍	何永德(四六)
今日之朱彭	王少桐(五一)
一箇典型的戰士	徐盈(五九)

軍路八第與戰大北晉

西綫的戰況

記者於上月杪到此，適值晉北戰事激烈，敵機每日數次飛襲太原，時局急張，已達極點，沁滙、津浦、平漢、晉綏四線戰事，固以沁滙一綫關係抗戰全局爲最大，然其餘三線，若被敵突破任何一線，亦必使我軍事上發生極大困難，故對此四線在戰略之運用上，或又有輕重緩急之別，然就其相互之關係言，則應等量齊觀，不能有此輕彼重之分，沁滙戰事我幾將苦掙兩月，其餘三線若亦能同樣持久，則侵略者勢將無所施其伎倆，最後勝利必屬於我。

一 全綫之觀察

記者今身處第二戰區（晉綏）只就此區戰事言，深感陣地轉移過速，地方長官自閻錫山以下，固多於抗戰決心，民衆亦同仇敵愾，爲政府後盾，宜在軍事上有持久之表現，然面前之戰局情勢，終不能令人滿意，殊爲憾事。我爲被侵略國，自不望收速效而在軍事上有一日千里之發展，若能固守一線，或步步爲營，以攻爲守，十日半月，雖退亦只限於十里八里，對全部戰局，必有裨益，今竟於月餘以來，喪地數千里，先失察省，繼陷經東，晉北十餘縣

多已淪於敵手，新陣地且移至雁門關以內之五台、崞縣、寧武之線，太原且爲危城，令人寒心。國人幸莫專慶東線之勝利而忽視西線之現狀，應知西線失利，亦將危及全局，敵近不攻綏西與平漢，轉而以主力進攻晉北，其重視此方面之發展甚爲明顯。良以太原方面有飛機場，兵工廠，與正太同蒲兩路，攻下太原不惟可以策應平漢進攻，且可控制陝北、西安、潼關、洛陽。故晉北戰事關係我抗戰前途甚爲重大，今幸中央與地方當局已作萬全之策劃，一面集生力軍數萬，攜帶優良武器，增援晉北，期固守新陣線而伺機圍殲雁門關以內之敵，一面嚴令負責方面以粉身碎骨之決心，保衛太原之安全，晉北戰局不久當可有奇突之發展。目前爲抗戰之開端，暫時失利，在軍事上言，無容張皇，只要我能固守最後之據點而堅決出擊，轉敗爲勝，並非難事，吾人對目前晉北戰局亦當作如是觀，惟吾人對過去失敗之原因，不應諱疾忌醫，應詳加分析，明明白白告訴國人，以作抗戰的經驗與教訓。

二 從南口到雁門

由南口至雁門關戰事節節失利之原因固多，綜合言之，約有二端：一爲若干重要將領，缺乏民族觀念，戰守不力，不惟破壞了整個戰略，且使同戰線之友軍受了連累，遭重大損失；次爲兵力之分配上，未達於理想之完善程度，致要隘迭失，不戰而退，予敵以各個擊破

之機。特分論之。

察哈爾戰事之失利，由於劉汝明有意無意的破壞既定戰略，故縱敵方與漢奸在其左右與張家口作公開的活動，致我勇敢的湯恩伯高桂滋傅作義等部，遭受重大犧牲，察省終於不保，此已爲世人所週知，無庸贅述。察省既失，若能於天鎮方面，力守天險，亦可予敵乘勝西進之企圖一大打擊，保障綏北綏東與晉北之安全，然天鎮守軍李服膺既未能如期完成工事，敵夾攻時，又不戰而退，天鎮以西既無險可守，敵乃由天鎮直趨大同繼陷豐鎮，綏東與晉北之聯絡遂被切斷。綏遠僅有民兵與馬××趙××等部騎兵，戰鬥力薄弱，至此綏遠全境遂不難入於敵之掌握。集寧至歸綏一帶之情況，當局未見公佈，無從證明，聞錫山四日夜間在紀念週上之報告，亦只言歸綏，尙在我趙軍固守中，歸綏以東之情況並未說明。記者據最近由歸綏問道回晉之公務員稱，豐鎮失守時，我國民兵三千餘人已作壯烈犧牲，縣長亦殉城，集寧（平地泉）之工事雖堅，但無重兵駐守，騎兵無能爲力，當敵抵集寧時，國民兵不多，馬××，因勢不可當，乘鐵甲車西去，歸綏公務員亦全部離綏，省政府主席初由趙××代理，趙赴包頭後，改由商會主席代理，敵軍因綏西無威脅，乃改以主力進攻晉北，故未入歸綏，僅有便裝日人數名前往，城內平靖，一切尙無變化。由此觀察，綏遠全境之情況，當

不難想像而知，不過我在包五一帶已有重兵配備，不久當可西進也。

敵陷大同後，我若能集合兵力，與敵在雁門以北鏖戰，或可收復大同，驅敵於察境之可能，即不幸而敗，守雁門，亦可先予敵以重大打擊，使我退守較為從容而有利，不幸劉汝明於此時又投一暗影，將我軍事計劃打得粉碎，我軍乃不能不倉皇退守雁門，敵亦不戰而下我雁北要隘，雁北十餘縣終於不保。

劉汝明由張家口敗退後，即駐守晉察交界之蔚縣，蔚縣爲雁門右翼之屏障，蔚縣失守，則敵可威脅我大同與雁門關間之陣地並抄入關內，當時中央爲調整各線兵力，調劉部於津浦線，但令劉須於第八路軍接防部隊到達後再撤，劉未遵令，於接防部隊未到期，即行開拔，劉本人則秘密由晉北過太原石家莊赴津浦線，致敵軍不戰而佔蔚縣，連陷我靈邱廣靈渾源諸縣，威脅我圍城口平型關茹越口大石口小石口諸要隘，我大同以南部隊之後路感受威脅，乃不得不倉皇退守雁門關之長城線。至此我對綏遠不惟不能顧到，即晉北十餘縣亦不能不節節放棄，劉汝明貽誤軍機，不知是何居心。

我軍退守雁門關一帶以後，倉卒間兵力分配未妥，若干部隊已無鬥志，高××部因無援軍且少接濟，犧牲重大，此時若非傅××高××劉××楊××諸將努力支持，若非我空軍威

力鎮壓敵軍（某次我機在某口一次炸死密集前進之敵軍二千餘人），若非第八路軍及時趕到，則雁門關一帶必陷於極難想像之情況，太原亦必感受威脅。

三 最近情勢好轉

廣門爲第一天險，加以閻氏費千餘萬元之國防費於此，確有一夫當關，萬夫莫敵之勢，然廣門東西各小口之天險與工事均不如雁門，我重視廣門而敵則避實擊虛，專以主力攻平型關等小口，且由平漢線的板垣師團加入作戰，乘我不備，於上月抄攻入茹越口，抄至平型廣門之後，陷我主力軍於不能不退之勢，敵初入口雖只一二千人，但我繁峙與代縣均不能守，只得得以五台崞縣寧武間爲新防線，閻下令各軍死守，不許後退，雁門外現尙有我第八路軍遊擊，牽制敵之後方，我主力軍又已增援，戰局最近當可好轉，日來太原已較安定，晉鈔亦較前日稍漲。

劉汝明、李服膺以外，尙有何××，亦與劉等爲難兄難弟，何部騎兵由瀋陽開至雁北平魯一帶，沿途紀律欠佳，到前方後又觀望而不積極作戰，敵由朔縣攻楊方口時，何部不惟不應戰，且避開井坪，讓敵前進，廣門失利後，何又不戰而南退，此類高級將領眞對不起國家民族，對不起各線壯烈犧牲之兵士，令人痛心。

大戰平型關

一 平型關戰前行

「九一八」的前幾天，蔚縣、涞源、廣靈和渾源都落在敵人手中，只有靈邱還是我們的，但是總免不了發生問題。平型關上的戰事，可以預定的，而且定是繼南口之後最壯烈的一幕。這樣的形勢下，平型關我是非去不可。

「九一八」紀念日的侵晨，我踏着五天前走過的路倒退走上大營去，可是雁門關外却是另一種世界。在南口爲國犧牲的英雄，今天他們的悲憤，我想比我們要沉痛十倍！

這是一個大的戰爭，一切交通工具，都歸納到戰爭裏去活動。但是有許多汽車來的或去的空着開，運輸機構沒有一點組織，傷兵或傳送緊要公文的傳令兵，要求搭坐，車夫驕矜地飛快的空車開走，好像他負了什麼萬急的任務。

由蔚縣退下來的××部，偏偏與我相遇於途，因爲涞源路斷，所以取道山西轉赴津浦

路，行程相當遠，可是他們都很幸運，每個兵都有一匹馬或一匹大黑驃騎，還跟着幾十輛三套驢子拉的大車，後面還扣着三匹或二匹預備替換的牲口，車上除了很大的鋪蓋捲外，沒有一些軍實用品。這許多的車驢，都帶有農村的風格，可是看不見一個民夫在服役和經管着。被雨打溼了的路面，經過這許多車輛壓出兩條很深的轍路。本來不好走的公路，越發崎嶇。我們的飛機，翱翔雁門關上空了，恢復了我們在太陽光下行動的自由，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了寄託，放射着歡欣的眼光，向低飛的我們的神威的空軍行注目禮，表示歡迎。

先一天敵機各處亂炸，沿路賣小吃的商販也逃得不見蹤跡，冒着砲火旅行的行客，受到極大的困難。小鎮小村如此恐慌，大的繁峙也一樣沒有市面。九月十九日午時，城裏大街上一所破廟的戲台前，站着幾十個民衆聽縣長報告前方消息：

「——廣靈給我軍克復了，你們不要聽信漢奸的造謠。」

這是官方確息。但是我到大營聽到敵人由廣靈方面向我軍進攻。

又聽見縣長說：

「有車的不拿出來供差役，就是漢奸，你們可以把他們捉來當漢奸辦。」

出了繁峙城，向東北走，與五台山成平行。因為前晚上大雨，五台山的最高峯堆起一層

薄雪，似乎向前方戰士送信，寒冬將到了，快些準備棉衣。否則才屆中秋，怎會早早戴起白帽子呢？一片青綠的原野，有一個白的山頂來陪襯，更顯得我們自然的美麗。

到了大營。大營鎮的九十四軍郵業務局局長濮存宏先生，他是我們大同退却中的患難朋友之一，仍於戰地再遇，而又逢中秋佳節，他特別歡迎。同時還有五位新由失地退出的軍郵工作人員，他們自己要求分發到第二戰區工作，他們在上海舒服慣了的，但是都很勇敢的在砲火連天的前線，傳遞與戰爭有關係的機要公文和戰鬥員的家書。不聽到敵人的砲火不離開工作，張家口退却時有一位郵差被敵人打死。行李丟完，夜裏一條氈子，或者一件大衣當被蓋，他們都是很高興的。

他們得在前線工作，神情的興奮，好像戰爭獲得最大勝利，歡喜非凡，希望把六年來寄不出的信件，隨軍送出山海關。可是舊的沒送掉，倒反積存起許多新的無法投遞信件。同時大營是軍郵遞送的終點，渾源、廣靈、靈邱等縣的郵件都退到這裏來，還有許多找不着位置的軍事郵件。夠上海風度的少年局長麻煩了。因為我們的作戰部隊，不知道戰區的郵政局軍事化了。

大營去平型有三十餘里，平型關沒有部隊駐守，聽說×××先生在趙壁村，離大營九十

里。和去平型關同一路線，不過不出平型關出關溝。一條去靈邱的公路也是由平型關後面出關溝，翻開普通地圖看平型關是軍事重地，但是自從有了公路後，平型關的重心，實際上海轉到關溝了。

二 趙壁村前線的一夜

出了關溝，情境就不同了。

修築在山坡上的村落，已經打過了，尚未打過的小麥楷，凌亂的散在各處。菜籽在地上經過雨水的浸潤，已發了芽生了葉，又回到牠的童年時代。遭遇到極大的變亂，才如此淒涼。不少的汽車夫要在一家院落內做麵片，煮馬鈴薯，吃水無法解決。走到盡頭，一位老人哼着微弱的喘息，他自稱已八十餘歲，三天沒有喝水。平素他們怎麼生活的？我沒時間來追究他。

無人的地方，一切東西可以隨便分配。田裏的高粱黃豆，馬夫把牠拔來捆載去當草秣。他們不想一想明春的食糧就是牠。

一對四十左右歲的夫婦和一位中年婦人，我奇怪他們所帶的東西，一隻大水缸，一套小蒸籠，一小捆破絮。他們二人分拿着。我問他們到那裏去？他們說：「逃難去！」

公路轉入深而狹的山窪裏。在一個轉角處，放着三四十個地雷壳。

走完了山溝，穿過一座村子，公路就沿唐河前進。這時有三隻飛機向北飛去。到河南鎮要和公路分家時，有一隻飛機向南飛回去。向北行，渡過唐河，先走鄉村小道，再越過兩大河流冲刷成的高原，然後溯潯沱河上遊，將近恆山南麓的莊子，就是趙壁村。

太陽下山了，趙壁村附近的向日葵，都轉過頭來朝着東邊等待明天的太陽。山上茂密的翠松，和橫嶺城一樣可愛。

×××先生在懷來湯恩伯先生處分別後，至今剛剛一月，見面後傾談一月中西戰場的變化，彼此都是風雲中人，說來不勝感慨！

早幾天的渾源廣靈方面的退兵，經過這裏，把趙壁村的民衆都嚇跑了。×××的司令部移駐此地，沒有一個民衆，感到很不方便。軍隊不能離開民衆的。於是派副官出去尋他們回來。尋了三天，找回三四十位壯丁，組成一個村公所來應差。只是應差，不要他們供應。先借給他們幾百塊錢做資本，開設消費合作社，大多關於嘴上的消費。市面慢慢有點轉機了。

×××師退出察哈爾時，在沙城打過一仗惡戰，開到晉北，在火燒嶺上激戰二日，傷亡很大，陣線沒有動搖。當時的陣勢，我們可以把渾源廣靈做中心，說出一個大概來。渾源在